

經

義

述

聞

經義述聞卷六

高鄧王引之

毛詩中五十五條

悔懷靡及 維其借矣 是以有譽處兮 我心則休
選徒隲隲 會同有繹 謂我宣驕 夜未央 其
下維擗 君子攸芋 捩維魚矣旒維旻矣 不敢戲
談 有實其猗 執我仇仇 甯訓爲乃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哿矣富人 峯者崔嵬 旣伏其辜
淪胥以鋪 云不可使 人之齊聖 不離于裏 昊
天罔極 有球棘匕 佻佻公子 日旦出 維北有
斗 盡瘁以仕 率土之濱 我從事獨賢 其德不

猶我庾維億 誅貽者茅蒐染韋也 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竝受其福 是謂伐德 至于已斯止

無自暱焉 茗之華芸其黃矣 何人不矜 宣昭義

問 自土沮漆 率西水滸 曰止日時 子曰有奔

奏 芄芃械機 作之屏之 其灌其樹 依其在京

臨衝閑閑 適追來孝 以燕翼子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

度 周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

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魯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毋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毋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所謂六德者。毋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毋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毋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爲一。故其說曰。毋。雖。懷。和也。忠信爲周。此二句用國語訪問於善爲

咨咨事爲誨。

此二句用左傳

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

度。

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

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

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誨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爲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誨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爲懷私。

損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爲忠信

則是以懷和之訓強附於忠信爲周

古無謂忠信爲中和者故孫毓曰忠

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釋中和

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

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

以忠信爲周與每懷靡及合爲一德既乖國語之文又

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說其注懷和

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注咨才爲諷曰才當

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謀注咨事爲謀曰事當爲難引左

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諷也謀也度也

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亾其一益之以咨

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爲事。改事爲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維其借矣 飲酒孔借

家大人曰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借古字通

湯誓子及女皆也孟子梁

惠玉篇作借秦風無衣篇與子借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小雅魚麗曰維其嘉

矣又曰維其借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

借借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借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

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借是借與嘉

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姑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

譽皆樂也引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季氏

之服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今

孟子梁惠王篇譽作豫趙岐注曰豫亦遊也引春秋傳

曰季氏有嘉樹宣子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

豫焉是豫譽古字通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

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

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牽曰式燕且喜又曰式

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姑燕譽射義引詩

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
爲名譽之譽疏矣。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

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

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廣雅同呂刑曰雖畏勿

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說見前雖休勿休下楚語曰毅之世

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

也釋文正義竝訓休爲美失之。

選徒躡蹻

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跼蹻。毛傳曰。跼蹻。聲也。唯數車
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
謹。而云跼蹻。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
本作候。說文云。候。具也。又云。與。具也。與與候。古同聲。周
官內饗。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
俟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謂具車徒也。並說
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襄九年左傳使華臣具正徒。史記司馬
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
注淮南脩務篇曰。蹻。眾也。十月之交篇。蹻口蹻蹻。箋曰
蹻蹻。眾多貌。此言蹻蹻。亦是眾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

蹶蹶然衆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蹶蹶然也。

會同有繹

赤芾金冑。會同有繹。毛傳曰。繹。陳也。家大人曰。訓繹爲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繹。甚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冑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繹繹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數。毛彼傳曰。數。數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繹繹盛。兒繹。數驛並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繹爲盛貌。

謂我宜驕

鴻鴈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宜驕。毛傳

曰宣示也引之謹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適而不偏。遠而不攜。遠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爲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眾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且也。箋曰。夜未

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證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爲夜央者。毛公訓央爲旦。亦

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

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

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案

渠央乃漢人常語。不須訓釋。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合學者

不曉其意。案顏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

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

廣雅同。

九歌：爛昭昭兮未

央。注云：央，已也。

廣雅同。處燎釋文引說文：央，夬也。夬，已也。今本脫已也二字。

盡亦已也。

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央。是古人謂未已爲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爲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豈未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爲夜屈之限，是也。呂氏春秋安夬篇注：屈盡也。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非。釋文：旦作旦，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

且爲夜半。則毛傳之本作且甚明。段氏若鷹毛詩傳小箋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夜未艾爲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芟末曰艾。近之。而又以爲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子謂艾亦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

其前亦非。錢氏曉徵答問據爾雅訓艾爲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問。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味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輝。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尚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歷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旌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光。庭燎晰晰。庭燎有輝。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子又改爲兮。敝子又改造兮。敝子又改作兮。爾雅云。造爲也。蒹葭云。蒹葭蒼蒼。蒹葭萋萋。蒹葭采采。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

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下雜擇

傳曰。蕞落也。尚有樹檀而下有擇。

尚與上同

箋曰。檀下有擇。

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

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擇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

也。擇疑當讀爲樛。廣雅。樛。蕞。

樛以整切

樛也。士喪禮。決用正

王棘若擇棘。鄭注曰。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

爲決。夏官繕人。釋文。釋。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

洛反之音。與擇相近。故借擇爲樛。蓋檀可以爲輪。爲輻。

擇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

見陸機疏

皆適於用者。

也。首章曰：其下維樗。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濫。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芋

斯干篇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幬。幬，覆也。其堂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縣篇：聿來胥宇。桑柔篇：念我土宇。魯頌閟宮篇：犬啟爾宇。傳：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挾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敝宮室曰謂約。挾攻擊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芋居也。彼處云云，皆約

舉詩辭攸字。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字。

眾維魚矣。旒維旗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眾乃蠓字之省。說文蠓與

蚤同。蠓實蝗類。說文蚤螽也。蝗蚤也。則蝗一名蚤。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

中魚。嘯子皆近岸。有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蛻蛻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北。土人皆知之。今蠓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

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災乎。且蠛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蠛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蠛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燥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蠛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蠛爲魚子也。其誤不已甚乎。況經言維魚不言爲魚。本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旒維旗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旒化爲旗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旒所統不若旗所統之眾。故夢旒乃是旗。則爲人眾。案大司馬郊野載旒。百官載旗。郊則四郊去。

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一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旒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旒所統不若旗所統之眾乎況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旒化爲旗之說本不可通又安得有眾化爲魚之說乎眾維魚矣旒維旗矣者上維字

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旒維旗者旒與旗也。大雅靈臺篇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虞業與樅

毛傳樅崇牙也。

賁鼓與鏞也。

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羽旄與木也。酒

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宗

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

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

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

詳見釋詞。

此皆維訓爲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旒與旗也。上句

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眾多矣。下句並舉二

物。故傳曰。旒旗所以聚眾也。後人不知旒維旗矣。之維

與與同義。乃猥以爲旄化爲旛。因之。猥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本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嘲調也。猥。經音義卷十二。古文嘲。今作嘲。又作

嘲。

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

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爲樂。禍將及己。憂心如焚。則不敢爲樂矣。故曰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爲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何得卽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未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其楚篇猗難其枝卽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卽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入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闕

官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
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
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
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
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
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
耜曰。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
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猶誓。誓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誓誓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執。執。廣雅曰。執。執。緩也。集韻曰。執。執。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

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
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亦不我力亦當如緇衣注
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
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為切而傲賢之說
為疏矣。

甯訓為乃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傳說甯或
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甯
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家
大人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
赫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興下一氣相承

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閒。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爲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而後見有之者之爲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甯忍子。箋云。甯猶曾也。案甯猶乃也。語之轉。下甯莫我有同。雲漢首章。甯莫我聽。甯亦乃也。篇內甯丁我躬。甯俾我逐。胡甯忍子。胡甯瘖我以旱。竝同。

以上戴先生說

謹案。邶風日月篇。甯不我顧。小雅

小弁篇甯莫之知。四月篇胡甯忍子。箋竝云甯猶曾也。又小雅正月篇甯莫之懲。四月篇甯莫我有。大雅雲漢篇甯莫我聽。甯丁我躬。甯俾我遐。諸甯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是也。又雲漢篇胡甯忍子。胡甯瘖我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子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甯爲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鄭箋訓甯爲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

正義曰甯可數。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數休息失之。

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言無乃以爲宗羞也。此無甯與他處

言無甯者不同杜注無甯甯也失之。賈子禮篇不用命者甯丁我綱史記

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謂乃爲甯之證。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鼎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鈇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麕屬絕有力豨

狼絕有力。迅兔絕有力。虎豕絕有力。豹熊虎醜絕有力。鷹牛絕有力。欣猥邵氏正義曰欣字衍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畱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商

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
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億則
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
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卽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任意失之。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無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尹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度之。亦誤。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妄度室中之

賦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揚注。不知意。訓爲度。而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云請測其意。又之。公也。韓子外儲說人。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哿矣富人 哿矣能言

家大人曰。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惻獨。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惻獨也。兩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

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哿之爲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毛傳訓哿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厭愜哿可也故箋曰富人已可。博獨將困。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宋板益作富人已可。明北監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萃者崔嵬

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嵬箋曰萃者崔嵬。漸漸之石

篇維其卒矣。箋曰：卒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岬。釋文：卒，舊也。字作卒，不作萃。此亦當然。

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祖恤反。本

又作卒。正義作卒。曰：釋山云：萃者，屨屨。郭璞曰：謂山峯

頭巉巖者。此經作卒。今本卒誤作萃。辨見校勘記。箋作崔嵬者。雖字

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今本卒誤作萃。辨見校勘記。

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岬

也。故鄭依爾雅爲說。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卒。顏注曰：

卒，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岬壞。荀子：君子篇引詩作山。豕萃，岬萃字。後人所改。引

之謹案：卒當讀爲猝。音沒。及。猝，急也。暴也。言山豕猝然，岬

壞也。卒岬與沸騰相對。若訓卒爲崔嵬，而以山豕卒連

讀則與上句文義不倫矣。

既伏其辜

兩無正篇。舍彼有罪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罪既伏其辜。八字爲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合。且上下皆四字爲句。不應其閒又八字爲句也。今案伏者藏也。見廣雅隱也。見晉語韋注。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舍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爲服罪。則與舍字兩

相抵牾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

若此無異淪胥以鋪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徧也
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漢書敘傳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師也從
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烝亦漸及之
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
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
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尤經
古義曰薰烝也春秋傳日以韓起爲烝薰與烝通易艮

之九三日厲薰心苟爽本薰作勳。虞翻本作闔。湖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闔也。易曰爲闔寺是薰與闔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蒙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亾。則此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爲病。不當訓爲徧。韓詩作痛。本字也。毛詩作鋪。偁字也。王肅訓鋪爲病。義本韓詩也。周南卷耳篇我僕痛矣。釋文痛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

夷來鋪毛彼傳曰鋪病也是痛鋪古字通又案淪薰聲

相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

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入於刑

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

也高誘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以淪胥之

胥爲胥靡於義未安胥灼注楚元王交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案謂

胥靡爲相隨坐之刑義與淪胥之胥相近則可謂淪胥之胥爲胥靡則不可若惠氏讀薰爲

關而以爲刑名則尤爲不可周官關人注曰關人司昏

辰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

關爲刑名也且讀薰爲關而以關胥爲刑名則漢書薰

晉以刑之語不可通。假如墨劓荆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荆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即淪胥。若以淪胥爲刑名。則彼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亾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也。師古以薰胥爲相薰烝。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人曰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故

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爲使說見爾雅俾拚使從也下

人之齊聖

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徐廣解徇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

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濟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
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尙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
注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揚注曰齊
謂無偏無頗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
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
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會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齊爲正。杜以齊爲肅。又以爲
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淑。齊聖達
道。則得之矣。

不離于褻

小弁篇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引之謹案裏讀爲理。謂膝
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而
毛。泄淮南泰族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
蔽篇。剗剗大理。而字宙裏。參楊倞注。裏當爲理。是理裏
古字通屬著也。士冠禮鄭注曰。屬猶著也。離附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此
詩正義訓離爲歷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爲義。言我之

親附於父母若著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今何不

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

裏在內。陰以言母。卽是以裏爲理也。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

訓爲表裏之裏。則裏卽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箋

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裏爲表裏之裏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昊天罔極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爲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旣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

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慕義即義字之不報痛昊天之恩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責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有捋棘匕

大東篇有饌簋殮有捋棘匕毛傳曰殮熟會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寶正義曰鼎實黃肉也家大人曰次句承簋殮言之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半饋會禮廩人概飯廩匕與敦于廩畢鄭注曰匕所以匕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嬈嬈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韓詩作嬈嬈嬈嬈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嬈嬈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屨霜之貌則嬈嬈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縫裳之貌也說文嬈直好兒玉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嬈嬈好也嬈嬈猶言茗茗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茗茗

是也。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蒼蒼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窈窕。」方言曰：「美狀爲窈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矍矍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矍矍爲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因行彼周行而訓爲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爲往來，皆緣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

日旦出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

謂嚮晨時也。家大人曰：且當爲且字之誤也。且出與既入相對爲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謂之啟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爲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集傳以爲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舉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箕。

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賴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悴近之誤引之謹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悴聲近之誤也又案憔悴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醺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醺也爾雅

水醮曰厚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憔悴義相近故李頤
注莊子盜跖篇讀醮爲顛悴之顛悴亦盡也荀子禮論
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
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
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
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
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
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篇盡瘁以任義亦與此同箋曰
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矣之矣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大人曰爾雅曰率自也
鄭注雜記曰自率也互見後率西水游下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
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爲
循於詩義未協孟子萬章篇趙注同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
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爲長

我從事獨賢

家大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
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
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
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竝以賢爲賢才失

其義矣

其德不猶

鼓鐘篇其德不猶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瘡瘡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我庚維億

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庚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億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億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臆臆氣滿也凡怒而氣滿謂之臆

臆漢書陳湯傳策慮愾臆顏師古注曰愾臆憤怒之貌是也哀而氣滿亦謂之愾臆史記扁鵲傳嗟唏服愾悲不能自止服愾卽愾臆問容曰悲哀志愾氣盛是也愾而心愾亦謂之愾臆馮衍顯志賦曰心愾臆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憑愾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憑愾氣滿貌憑愾卽愾臆之轉故方言曰愾滿也工逸注離騷曰憑滿

漢書賈誼傳取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

惡積滿於中也

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取懷好惡積之心意也皆失之

意臆竝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大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卽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眾以馮陵我做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

盈與逞古字通說見後不可億逞下

我黍與與我稷

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旣盈我庾維億維億猶旣盈

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秬之
億不同。

韎者茅蒐染韋也

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毛傳曰韎者

今本韎下
衍韐字 茅蒐染

韋也

今本韋
謄作草

一入曰韎

今本脫入字
業一入曰韎絕句
正義以韎韐二字連讀非是

韐所以代韎也箋曰韎者

今本韎下
衍韐字 茅蒐染也茅

蒐韎聲也韐

今本韐上
衍韎字以上諸誤
將見段氏
皆禮漢讀考

祭服之韎合

韋爲之引之謹案毛傳原文本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

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

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

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異。且毛旣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晉語韎韋之附注。韋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云鄭以爲茅蒐染。則毛不以爲茅蒐染明矣。三君皆從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韎。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賈景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竝云一染曰韎。叔重

之學出於景伯。故云韎染韋也。一入曰韎。且賈許皆治毛詩。故以一入爲韎。至康成始以茅蒐爲韎。不得於說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且茅蒐爲韎。與一入爲韎二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也。鄭駁五經異義曰。韎草名。齊魯之閒言茅蒐聲如韎。蓋異義亦從毛詩以一入爲韎。故鄭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爲韎。則義與鄭同。不當有駁異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文亦不以茅蒐爲韎明矣。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紆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紆。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偏東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

也。交亦教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道謀。杜注：匪，彼也。匪可訓爲彼，彼亦可訓爲匪。交之言，狡也。廣雅曰：狡，侮也。字通作倭。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倭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注：訓爲倭健。失辭見讀書雜誌。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教者，匪交匪教也。匪交匪教者，言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紆者，匪交匪紆也。匪交匪紆者，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教，福將焉往。桑扈云：見鮒其鮒。旨酒思柔。匪交匪教，萬福來求。猶絲衣云：見鮒其鮒。旨酒思柔。不與不敷。胡考之休。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順其身引詩曰匪

交匪綏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作傲成

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

彼匪也不也交放也侮也杜注以爲彼之交於事失之

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

詩彼交匪紆而釋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則已誤解

爲交接之交而應劭注漢書匪傲匪傲又以爲傲託顏

師古又以爲傲倖皆與匪敖之義不倫旨酒思柔之時

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傲託傲倖之有乎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求與速同速聚也言萬福

來聚也。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既同，百祿是道，百祿是
總，並與此同義。說文：述，斂聚也。虞書曰：旁述屏功。史記
五帝紀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僂功。爾雅曰：鳩聚也。
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述。毛傳曰：述，合也。箋曰：
合，聚也。是述與聚同義。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述鞠也。
釋文述，本亦作求。是述求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
歸而講求典禮，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
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
同義。箋曰：萬福之祿就而求之，卽是來聚之義。而正義
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

鄭異義矣。

竝受其福

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箋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饗正義曰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謙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音也。徧也。謂厥賓與主人皆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音相近。詳見井卦共福。詳見井卦餘下。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皆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皆受此大業也。詳見木條下。

是謂伐德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宗
大人曰：德不可以言誅。伐，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
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廣雅同藝文類
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
壞，伐之爲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
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剪勿伐，勿剪勿敗，伐
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至于已斯亾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音

紀唐石經作已。各本皆作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已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亾，可證坊記引此。

詩鄭彼注云以至亾已。是鄭義自作已也。已誤。毛傳曰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唯唐石經不誤。

毛傳曰

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正義曰。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亾。引之謹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于亾已。不當言至于已斯亾也。且至于已斯亾。亦非謂已身以此而亾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以亾卽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讓已。而忘乎已之不讓人。正所謂民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以上韓詩外傳

不能自知。正

所謂至于巳斯忘也忘與亾古字通

趙策秦之徵伐甚梁東關於周室甚

惟寐亾之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亾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亾歸。亾竝與忘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作亾。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記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恆。吾衆出韓子十過篇作亾。史記主父傳天下忘于戈之事。漢書作亾。

無自暱焉

苑柳篇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家大人曰廣雅暱病也。言幽王暴虐慎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瘵焉瘵亦病也。廣雅訓暱爲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爲近非其義也。

若之華芸其黃矣

茗之華篇茗之華。芸其黃矣。毛傳曰茗陵茗也將落則黃引之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茗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茗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茗陵茗黃華。蕙白華。芡是茗華。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秋之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萋楚。倚籬其華。何其盛世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茗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之華。

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既以黃爲將落。遂并以下章爲華落葉。青青然殆失之矣。

何人不矜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爲瘰。爾雅。瘰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瘰在。又康誥。惛瘰乃身。某氏傳曰。瘰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惛矜。李賢注引書。惛矜乃身。瘰。鰥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

說見前我馬元黃下則矜字亦當訓爲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爾

雅曰劬勞病也。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杜預注竝曰宣明也。衛風淇奥篇赫兮咺兮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顯亦明也。

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爲令。問不已之間。正義述毛如此

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義與此同也。周頌雝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也。大雅烝民篇既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爲徧。雖本爾雅但於詩

義未協

自土沮漆

縣篇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

水也胡氏朏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史

記周本紀公劉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自漆水南

又下文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音義

曰漆水在杜陽岐山而不釋沮字水經漆水注曰周大

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皆用周本紀之文而但言

渡漆不言渡漆沮則周水紀之沮字皆後人所加明矣

又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朏衍之

戎亦但言漆而不言漆沮禹貢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

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地理志云漆引之謹案土當從齊

水出扶風漆縣西沮則不知所出

詩讀爲杜古字假借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

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大雅

縣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遷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案注內兩沮漆今本竝譌作漆沮辨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見下

遊武功二縣地理志見上水經渭水注曰杜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逕杜陽縣故城又東南逕美

陽縣之中亭川注雒水雒水南流注於渭杜陽故城在今麟遊縣西北美陽故城今在武功縣西北漆水

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地理志曰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元

和郡縣志曰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東北流注于涇太平寰宇記曰今新平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注于涇

涇水或是漢之漆水也但古今異名耳案漢之漆縣為唐之新平即今之邠州也此漆水在邠州與他書言漆

沮者不同故顏師古注漢書匈奴沮當為徂徕往也自傳岐梁涇漆曰此漆水在新平

土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邠適邠自杜水

往至於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涇今邠州東

往至於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涇今邠州東

北有故邠城。武功縣西南有故邠城。公劉自邠遷於邠。故曰自土沮漆。沮與沮相似。又因

漆字而誤作水芴耳。邠地有漆無沮。故下章之率西水
辭專指漆水而言。如以爲沮漆水側則不知在何水之
側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
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爲涇東之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
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
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
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
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卽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書傳以漆沮爲洛水。非也。古時未有鄭白二渠。漆沮入渭不入洛。詳見禹

頁維。是漆沮在涇東。南流入於渭。漆水在涇西北流入

於涇。不得以漆水爲漆沮也。且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詩

書皆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潛篇。猗與漆沮。即禹貢之漆沮。若說

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者。在今麟遊縣西。其地亦有漆無沮。毛傳以漆沮爲岐周之二水。亦非。又大

王居邠在漆水之側。此自土沮漆之漆也。至遷岐。則去此漆水遠矣。下文所謂周原。指岐陽之地。非指邠

地也。而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尤非。箋於上章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而

不言沮漆。是不從毛傳也。箋義爲長。毛鄭詩考正曰。自土沮漆。謂居地迫

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爲水旁地

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

得徑省其文。頗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

以明界域耳豈謂一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賦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間也。箋曰公劉失職遷于邠居沮漆之地。又曰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閒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

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

書鈔地部十三。

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

文選潘岳爲賈謚贈陸

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

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

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

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

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厖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

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

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厖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

且厖與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

案

邠地之漆水北流入涇，與杜陽之漆水南流入渭者，迥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辯之詳矣。關駟十三州志：誤合二水爲一。而段氏設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

率西水滸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毛傳曰：率，循也。滸，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矣。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

所取道程泰之雜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
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
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
相車騎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
如考正說犬王循渭水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
北水滸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若謂大王自東
行則又當云西率水
滸不當云率西水滸且詩敘大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
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
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滸正
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滸
則不知爲何水之滸矣故知水滸

是漆水之澍。非
渭水之澍也。

爾雅曰率。自也。

互見前率
土之濱下

西邠之西也。

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
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
曰率西水澍。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循。孟子梁惠
王篇趙注
同。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

曰止曰時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白河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
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
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
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

爾雅室中謂之跼。跼，止也。

廣雅月玉篇又曰。時止不前也。

今本爾雅跼

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櫟鑿垣而棲爲塒。王風君

子于役，釋文時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

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

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曰：止待，逗也。待與

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時，離待也。方言：時

作萃。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爲待之譌，非也。

楚象傳

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歸妹象傳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子曰有奔奏

子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宜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

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謙恭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

芃芃棫樸

棫樸篇芃芃棫樸毛傳曰棫白桤也樸枹木也箋曰白桤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柔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枹者棗郭木棗作謂今從舍人及李孤本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棗也棫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

其其椳樸榛桔濟濟皆二木竝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
枹者爲句。而以樸爲樸屬而生矣之矣。說見爾雅樸枹
者謂下。

作之屏之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蓄其翳。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
攻作之集傳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爲柞。周頌載
芟篇載芟載柞。毛傳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
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斲之。郭璞注曰。謂
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

其灌其樹

脩之平之其灌其樹毛傳曰樹桶也釋文樹音例又音

列引之謹案下文檉梲屨柘方及木名蓄翳灌樹則汎

言木之形狀耳樹讀爲烈烈枿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

而復生日肄爾雅烈枿餘也疏引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

方言曰烈枿餘也陳鄭之閒曰枿晉衛之閒曰烈秦晉

之閒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

三櫟櫟與枿同皇矣曰其灌其樹義竝同也段氏詩經小學

讀櫟爲爾雅木相磨櫟之櫟非是段注說文櫟字曰釋木曰木相磨櫟櫟即

櫟也毛云櫟桶也桶謂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此尤迂曲而不可通爾雅之櫟桶與椋即來樓落竝

列其爲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

依其在京 有依其士

依其在京。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
往侵阮國之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爲依居京地
非也。依其居京則爲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
容之辭。言文王之眾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馬
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醉君韓詩
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壘篇。依彼平林。毛傳
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芟
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
下文遂言有略其耜。倣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

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

毛傳士子

弟也蓋據七月同我婦子隘彼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子弟爲士者若是婦子之子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乎子爲童稱未能耕田故但使之饋饌士有隳其隘思孀爲丁壯則任耕作矣不得以士爲子也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爲變云婦子來饋饌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變之殆失其義矣。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弗弗強盛也仡仡猶言言也家大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弗弗亦皆謂車

之彊盛蒹蒹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

適追來孝

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已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字通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適辭也毛鄭詩考正曰宋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日適三字

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適七月篇曰爲改歲
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睨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
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
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適駿有聲
適求厥脩適觀厥成適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
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
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吹字注云詮詞也從
欠從日曰亦聲引詩吹求厥脩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
同聲假借用聿與通詮詞者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
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

非謂孝弟之孝

說見未卷
孝字下

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

已之欲也乃土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
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
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令擾之爲安
臭之爲香也音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

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
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
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
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
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自今以來
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竊其門者謂自今以往也
大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

索隱來古卽古

來物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鄭說胥失之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

翼固訓敬然故事之子孫不得卽謂之翼子且此美武

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

三年左傳引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

魯語鳥翼殿卵章注亦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

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訓翼爲成

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

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

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以上正義蓋與贊成之義同鄭

訓燕翼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

用韓詩也正義以爲引詩斷章非也換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經義述聞第六